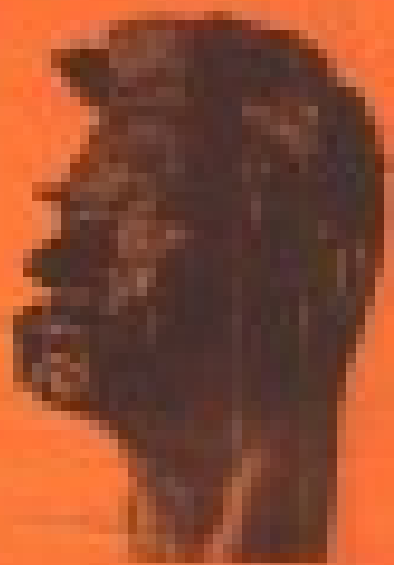




高爾基選集
三天

費明君譯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8201/1



王康紀念文集

天

三

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基金會 編

CAE52/03

820(2)
0014is



集 選 基 爾 高

天 三

譯 君 明 費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

三天

高爾基選集



著者 高爾基
譯述者 費明君
發行者 張鴻志

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

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

上海 鄞波路六五五號
漢口 交通路
長沙 府正街
昆明 武成路
上海·北京·漢口·重慶

編號 449 版權 322

號 0001-8000





КУРПИНСКИ 39

高爾基畫像

人名表

斐迪亞·挪薩羅夫——磨坊老闆（師傅）。

尼古拉·斐迪伊契·挪薩羅夫（敬稱或愛稱：「尼古拉·斐迪也夫」「尼古爾修卡」

「古爾修卡」「古萊尼卡」「古里耶」「古略」「普萊」——磨坊老闆底兒子）。

塔契安（「塔查娜」）——姑母（磨坊老闆底表妹）。

法莉絲蒂娜（「法莉絲蒂秀卡」「法莉西卡」）——尼古拉底情人。

普拉斯珂下耶——法莉絲蒂娜底母親。

耶可布·伊里契·蒲琪洛夫（「耶夏」）——地主。

巴培爾·依凡尼依契·巴克洛甫斯基——村學校的先生。

阿紐塔·莎洛紀娜〔「安娜」〕〔「安卡」〕——年輕的寡婦。

史蒂普卡·拉伽契也夫〔「史蒂班」〕——漁夫。

拉伽契愛法·波羅姆妮珂娃——史蒂班底母親〔「巫婆」〕。

達莉雅〔「達秀卡」〕——女傭。

萊昂——雇工。

CAESAR/03



磨坊師傅挪薩羅夫趁着馬車，緩緩地到了門前，不聲不響地跨下車來；他脫去帽子，朝天劃了個十字，關照雇工萊昂：

「照料一下套在左邊的馬兒。」

他用異樣的神情，打量了一眼那古舊得彷彿立刻會坍塌下來的房屋——那上面開有兩個像是人底眼睛的小窗洞。然後，咳嗽一聲，揮着帽子趕開儘是討厭地飛撲過來的大黃蜂，沉重地在門旁的長椅子上坐了下來。

「塔契安！」

禿頂的萊昂，從院子裏高聲回答：

「到河灘上洗襯衣去了。」

「浴水燒好了沒有？」

「唔！燒好了。」

對岸黃色的砂丘上，並列着一羣黝黑的小屋子，窗玻璃正在太陽下耀眼地閃爍。

村子後面，湧起森林底綠色的雲。沿河這一邊岸上，一隻空着的小船旁邊，有一個莊稼人正在走動。

「該是史蒂普卡·拉伽契也夫那傢伙罷？」師傅嘴裏喃喃地說。

「是你和你底脚把墨丸搞傷了吧！」萊昂看住門外說話。

「喊一聲達秀卡。不過，尼古拉那兒去了？」

「尼古拉——在搗河灣上的堤壩——不是聽得到聲音嗎？達莉雅！大概是到田裏去了罷！」

師傅把不住發痛的背脊在靠背上擦動，挺直了疲乏的腿，嘮叨地說：

「這兒的市鎮……真不得了——不但沒有——平舖的街道，還儘是些高高低低的

窺窺！怎麼能趁馬車或是什麼呢。世界上無論什麼地方，那有這種破爛的路……」

身材高大，頭髮蓬亂，塌鼻子，雙頰又紅又高的達莉雅，從門口走出來：

「日安！」

她連搖了兩次頭，舉起手來，隨手掠上披下來的像是曬白了似的頭髮。

挪薩羅夫悵然瞧着她，吓的吐了口唾沫，對向側邊：

「把鈕子扣起來怎麼樣？全然像癡子似地赤着胸口就跑過來了！把衣服穿好了，

去準備薩莫瓦爾……」

「我正要扣鈕子扣起來呢！」女傭用骯髒的大手掩住胸脯，生氣似地回答。

她鼓起嘴唇，皺緊藍色小眼睛上面濃密的眉毛，懶吞吞地移動赤着的腳，大聲抽響鼻息，走到那邊去了。

師傅看住她底背影，想：

● Синювар 俄國特有的銅製開水壺，圓形，正中自上至下有圓柱形的直筒，可放炭火，略似我國

的暖鍋，但外側是壺形，每個家庭都有一隻，每天傍晚一家坐在一起悠悠喝茶，成爲習慣。

——咱今年年輕一些的話，就不會讓你在咱面前裝出那種腔調！那，即使是一顆鈕子，也得好好扣起來囉……。

他有風濕病，關節疼痛得厲害，身體像脫了力似地動彈不得。雖然想看看兒子在做什麼，却依然靠着背，伸開了腿，呼吸着充滿了濃重的松脂和草、以及肥料底氣息的溫暖的空氣。

「停下來！」在照料馬的萊昂喊着。靜寂之中，可以清楚地聽到舂穀的槌子在打動的聲音，應和着河車在迴轉的聲音。什麼地方的堤防旁邊，流水在高聲地激響。村子後面，森林前邊的半空，被那火災似的紫色夕陽所籠罩住，大地在鬱熱的氣息裏呼吸，河流和村屋在太陽底箭矢般底光芒下被照射得一片通紅。那樣，繁密的森林高處猶像湧簇瀾漫的一團雲，黑沉沉地凝固在半空中間。

——哦哦，姑娘，姑娘啊！

達莉雅底清朗的聲音在歌唱。

「萊昂！」可以聽到低低的年輕的聲音。

「唔？——」

「爸爸來了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爲什麼不喊我？禿鬼！」

「倒不怪你自己沒有聽到！」

——還不來呵，你，夜已深了！

達莉雅帶着悲音歌唱。

「『終究還是自己底家。』——挪薩羅夫想。是甯靜的、和平的黃昏。廣大的，一望無際的大地，周圍十俄里中的無論什麼，他都熟悉。那像盤子般的大地，在他回憶中湧現起來。異常繁茂的像掩蔽着的森林、村莊、市鎮、還有十條光景清澈的河流和小溪——都是使人懷念的快樂的土地。而在那懷抱中，建造起磨坊師傅斐迪亞·挪薩羅夫底古舊的、然而比附近那些却優良得多的家屋。他在人們之上，平靜地安定了下來，繼續過着充裕的生活。如果有人問起和善而又有相當身份的人時，祇要是熟悉的

人，都會回答：是他。

——在灰暗的森林裏摸索……

『在唱歌的，一定是達莉雅囉！』——老人一邊咳嗽，一邊這樣地想。和這同時，另一方面又想起了那女傭的事情。

『咱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，上了年紀哪！如今，該是五十七了罷——不，也許更大了？』

兒子從門外進來了。是一個鬚髮上黏住鮑屑，袖口捲到臂彎邊，不戴帽子，壯實，胸脯闊大的漢子。

「啊，正在找你呢。到那兒去的？爸爸？」

「唔，糟得很呢。」

「馬車駛得很順利嗎？」

「真是的，告訴你罷，那傢伙兒差些兒闖到橫邊去啦……」

他看住他那穿着潮濕而又帶着泥污，甚至還滿黏松脂的衣服的兒子，端詳着他流

着汗的，頰骨高聳的兒子底臉龐，這樣地說。

「啊，好罷！」

尼古拉底多少有些很快地震動眼睛習慣的黑眼睛裏，含着微笑。可是，老人却討厭這種微笑。上唇和面頰之間，擁着漆黑的鬍鬚，看來正像是尼古拉吃過了蜂子生薑餅以後，忘掉揩嘴的模樣。

「河灣有修理好了沒有？」

「明天可以完工了。」

「倒化了不少的時候哪！」

「啊——就是趕急了也沒有用，反正——也沒有事。」

從兒子底身上，發散出濃烈的汗臭。——老人掠視了一下兒子底短頭頸，和堅實而渾圓的肩膀。於是眼瞳底下易於憤怒的皺紋，就像消失了似地，隱沒了。

「這裏有一份禮物送給你。——你該會高興的罷！你這東西老是偷懶，所以，唔，把這個傢伙送給你……」

尼古拉愉快地注視父親的臉，一會兒在短褲裏抽出手，裝出摸索的樣子，一會兒又搖幌着鬚髮的頭，拉起衣服的下裾揩着手掌。

「來喝茶罷！」達莉雅底清脆的聲音傳揚了過來。

師傅把一個小包慎重地交給兒子，呆呆地注視着尼古拉默然解開手巾包底結，小心地拿出裏面的紙包來。

「是錶！」他張着手說。

「咱本來想送給巴西挨夫的，可是沒有給。對於你——倒是挺好的。這小東西可化上十一個半盧布呢！」

「像錘子那樣地很有分量哩！」

兩個人沉默着朝門裏走進去。尼古拉全然像估計重量那樣地，把錶托在手掌裏。那閃閃地發出冷光。

老人咳嗽着，陰鬱地催促兒子：

「還沒有聽到你道謝哪？」